

跳楼者说

◆ 杨光洲

心理医生被人火急火燎地拽上了车。刚关上车门,车就发疯似的狂奔。“干什么去?”心理医生问。“有人要跳楼。你快到现场开导开导他吧。”来接他的人说。

心理医生被带到市郊一座6层的破旧大楼下。楼前,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。一个硕大的橘红色充气垫子铺在地上,停在路边的救护车、警车闪着蓝色灯光。楼顶,一个人骑在楼边沿上的护栏上。他就是此刻千万人瞩目的主角了。可能早有跳楼的计划,他手里居然拿着一只扩音喇叭,高喊:“太不公平了!这让人怎么活?他们不让我活,我就死给他们看!”

“不要这样嘛!有话好说!”楼下有人拿着扩音喇叭仰着头冲楼上喊。可跳楼人却铁了心:“太不公平了!我非死给他们看。大家评理,凭什么提拔张三不提拔我!张三是大专毕业,我是本科毕业。我当上正科三年张三才提拔成副科。我当上副处两年张三才刚提拔成副处。在单位民主测评我也比他高两票。我的书法获过奖,他的字像王八爬的一样。我酒量也比他大。我喝八两没事,他一杯下肚就胡说八道。就连身高他也比不过我。我一米七,他才一米六八……他哪样能比得过我?为什么提拔他不提拔我?今天就得给我个说法!不然,我

就跳楼!谁敢上来救我,我就抱着谁一块跳!”

跳楼者的领导、同事、现场组织救人的指挥又轮番喊话、劝导,可谁也给出让跳楼者满意的说法。这时,心理医生走到现场指挥面前,低声询问了几句,又诡秘地耳语了一番,指挥一脸惊愕:“这样行吗?万一……”心理医生满有把握地说:“他的话已把心理表露无遗。照我说的做吧。放心!”

指挥开始命人疏散围观的群众,接着,橘红色的充气垫子撤了,救人的队伍也撤离了,救护车、警车熄灭了灯,无声无息地开走了。楼下只剩下了心理医生。

跳楼者冲着楼下喊:“他们为什么都走了?”

心理医生答:“张三也要跳楼了。他们去救他。”

“张三为啥要跳楼?他不是被提拔了吗?”

“张三跳楼的理由和你一样,觉得不公平!他说,凭什么让他到县里去,名义上当县长是提拔,可实际上得吃苦受累担责任,哪有你待在机关实惠舒服潇洒?他就是想不通!他说,你每次都比他先提拔是因为你会拍马屁他只知道实干,你民主测评的票数是请客喝酒喝出来的,你的字获奖是花钱买来的,你酒量大是喝酒时掺假耍赖装的,你比他高

几厘米是因为量身高时他脱了鞋你穿着鞋,鞋还带后跟……”

“哈哈!他真是这么说的吗?”
“是的。他气得歇斯底里,浑身颤抖,逢人就骂,拿起东西就摔,现在正准备跳楼,谁也劝不住……”

“哈哈!太好了!我得去看看。不!我得去劝劝。张三呀张三,你老弟何必呢,气大伤身呀,何必动这么大肝火呢?有话好好说嘛!”跳楼者得意地自言自语,忽然又问:“他在哪座楼?快告诉我!”

“张三在环宇大厦顶层69层。”

“他为什么选择在那里跳楼?”

“张三说他一直不如你。这次是你们的最后一次较量,他跳的楼一定要比你跳的楼高,制造的影响一定要比你的大!”

“他妈的!跟我比,他有什么资格跳环宇大厦?再说了,我跳楼在先,他跳楼在后,凭什么把救护我的力量抽走给他用?老兄,帮我拦辆出租车,我得去环宇大厦,马上去!”

五分钟后,跳楼者飞也似的跑出了大楼,上气不接下气地冲着心理医生喊:“出租车呢?我不是让你拦辆出租车吗?你真耽误工事!”

心理医生说:“张三在家睡觉呢,你也需要休息休息了。”



新上海·角落头



笔会

上海画家笔会由来已久,不知何时起被人鄙夷,认为是变相卖画,弄得与会画家们羞于启齿。其实,参加笔会的好处甚多,你不要专看人家消极的一面。六七位好友难得相叙,唠唠嗑儿,切磋一下技艺,有时还合作一幅,你画石头我画松树他画花。当年我有幸看吴青霞、乔木、曹简楼先生合作,如何落笔、用墨赋色,有助于我走上在宣纸上作画的道路。最初我在笔会上没资格动手,只是看老先生画画,最后留下来撮一顿好饭吃,为此,回去常被同事们笑话:“怎么?一天时间就为了吃顿饭?”其实这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,博采众长,触类旁通,闭门造车却是画界大忌。

顺便想起,组织笔会的主人家有时会闹出不少笑话来,他们好心尽招待之能事,水果、香烟、茶水一应俱全,而文房四宝却一概全无。他们呼朋唤友,邀来三老四少看热闹,更有那拍照、拍录像的争抢镜头。哦,点心来了,咖啡、蛋糕一道道上,而此时此刻,墨汁却没有,赶快去买!眼看日落西山了,如何是好?幸亏我平时洗笔不干净,笔根里还有点余墨,就用它淡淡地勾了一幅“很有韵味”的淡墨画……噫。

韩伍 图/文

处处是毒

◆ 梁刚

牛仁是做蜜饯生意的,从加工到出售全部自己搞定。

真累!这天他由衷地感叹。老婆关心地说:“我帮你敲敲。”老婆边给他敲背,边问:“刚才听你打电话,货源出问题了吗?”牛仁说:“没啥,都处理完了,我让他们用防腐剂浸泡一下,然后多用点添加剂上色,试下来不错,他们说口感蛮好。”

老婆笑问:“这东西能吃吗?”牛仁说:“能不能吃我不知道,吃不死就行,反正我不吃。”老婆说她也不吃,说完兀自笑起来。牛仁也跟着笑,笑得很坏,很邪。

老婆这时接到电话,是朋友打来的,让他们一起去吃饭。牛仁心情很好,问去哪吃。电话那头的朋友说部落请。牛仁想想,感觉还行,是家火锅店,碰不到地沟油。

朋友见面后说:“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位博士,学化学专业的。”牛仁盯他一眼:“有博士陪着,踏实!”朋友笑问原因。牛仁说:“他能辨别有毒食品呀。”博士听了大笑:“没试剂,我咋能吃出什么东西有毒。牛大哥你太有想象力了。”

这时服务生端茶上来。牛仁见了就说:“这茶叶农残超标吧?”服务生一脸迷惑:“这是新茶,免费供应。”牛仁说:“去地狱都是零首付,免费送死,这个规矩我懂。”

朋友听了笑说,大白菜还用甲醛保鲜呢。牛仁说:“那我们不点。”朋友说,虾仁用人尿浸泡呢。牛仁说:“那也不点。”朋友又说,火锅底料说不定使用了石蜡凝固剂呢。“不会吧。”牛仁跳起来,“那我们还是挪地吧。”朋友一把按住他:“别激动,我与这家火锅店老板熟,他们店的东西绝对正宗,至少给我们的东西绝对不掺假。”

牛仁半信半疑地看了朋友一眼说:“我好日子还没过够呢,你别害我。”朋友说:“我不但不害你,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博士,绝对会给你带来商机。”

牛仁睁大眼睛问:“有什么商机,说来听听。”博士笑说:“目前食品处处是毒,但在我看来那些毒就是118种化学元素,人体说白了就是一家大型化工厂,不管啥毒品,只要通过正确的化学反应,都能实现酸碱平衡,达到解毒的功效,所以我想跟牛老板合作,开发一种新的食品平衡剂,这产品一旦推出,市场前景一定好。”牛仁听了一愣一愣的:“可能吗,谁会信呀?”

博士说:“这个牛老板不用担心,市场一定会接受。牛老板听说过‘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’吧,这个观点的核心思想就是:当有毒食品四处泛滥时,人们无法躲避,那就干脆享受这些食品,然后再予以平衡解毒,这

个过程同样适用‘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’。”牛仁呆了半晌,眼睛渐渐由暗转亮,最后,他说了句:“行吧!”

与博士合作生产的“牛人牌解毒剂”推向市场后果然一鸣惊人,销路出奇好。因为这种解毒剂的使用很方便,不管你吃啥东西,吃完了,你只要撕下一小片试纸,往舌苔上一放,然后根据化验结果,确定服用几号解毒剂。吃完解毒剂,啥事都没有!牛仁就用这句广告词叫响了大江南北。

牛仁现在吃东西不再胆战心惊,不再惧怕“东鞋西毒,南醛北腿”,该吃啥吃啥。这天,朋友再次约他出来吃饭,他与老婆欣然赴约。

小菜慢慢吃着,小酒浅浅喝着。但吃着吃着,他突然就不省人事了,不省人事的不止他一个,而是一桌人。

饭店老板马上将他们送进医院,出人意料的是,医院的诊断居然是:食物中毒。毒性直接侵害了他们的大脑,用战争俗语讲,就是直接摧毁了他们的指挥中心,于是机体全面瘫痪,他们来不及测试舌苔,来不及服用解毒剂,毒性已经发作。当然,如果当时博士在他们身边,并且没吃这些有毒食品,也许还能及时发现危机降临,能够施以援手。然而毒食品与他们打了个擦边球。

(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)



桃李枝头蓓蕾红

◆ 吕清明

当我第一次面对这些孩子时,就被那一束束纯净、真挚的目光感动了。当我站在这些稚嫩的面孔前说“我们是朋友”时,孩子用力拍着他们的小手,脸上扬起阳光般的笑容。我的心突然欣慰起来,尽管这是一所简陋的农村小学。

每天早上迎着早春和煦的阳光,骑着自行车路过一片片黑油油的土地和苍劲的山林,田地上飘着薄薄的晨雾,在晨光下氤氲弥漫。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,响亮的鸡鸣在耳边飘荡。乡村早晨如此祥和,空气里散发阵阵清新,让人内心沉静。

来到简陋的备课室,准备一天的课程。我的班里有30名学生。班里大部分孩子都很听话,只有坐在后排的那个高个男生,总低垂目光,不时搞点小动作。他是班里最调皮的男生,我几次批评他,他都低头不语,没有改正意思。第二天早晨上课,我正要擦黑板时,发现黑板擦不见了,就问学生:“谁拿了老师的黑板擦?”同学们没说话,都把目光投向了后排的那个调皮男生。我知道了黑板擦的去处,却不明白他藏黑板擦的原因。我沉静下来,对孩子们说:“每个人都会犯错误,第一次犯,老师会原谅他。我先到门外,谁拿了老师黑板擦,就悄悄放在前面。”当

我再次回到讲桌前,黑板擦静静地躺在我的讲桌上。我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,开始讲课。我几次用眼睛盯着那个男生,他的目光不断躲闪。

下课后,我在批改学生的作业时,在调皮男生的作业后面写上一行字:“为什么要藏老师的黑板擦?”再次批作业时,调皮男生在我的留言下写道:“我想念原来的老师,希望能回来!”

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击打一下。孩子的心是纯真的,是透明的,一尘不染。我用微抖的笔尖写下:相信老师,一定会做得更好!

调皮男生每天早晨都去井边打水,有时水溅了一身。我就每天来到学校,和他一起把水抬到班里。一次,调皮男生在玩耍时摔了个跟头,手碰破了,鲜血直流,他疼得直哭,我亲自用手绢把他的手包扎上。调皮男生擦干眼泪对我说:“老师,对不起!”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脑袋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以后每天上课,黑板上都被擦得干干净净。我都用眼睛看一看调皮男生,他的手布满白白的粉笔灰,举手回答问题时,手上的粉笔灰白得那样耀眼……

桃李枝头蓓蕾红,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教师,我幸福我自豪……(“青春励志故事”征文优秀作品选登)



【作业】

班上考试,一同学吐槽:“总考试,为了印卷子,砍了好多树。”老师不屑地瞥了他一眼:“你们也不想,好歹印卷子还有纸张限制,要是全电子化,一布置作业,就十几个G,那时候你就哭去吧!”

【取名】

一位朋友的老公姓周,她姓夏,夫妻俩讨论未来宝宝的名字,

老婆先想到了个名字叫周一。老公听了说名字不错,还有延续性,一口气可以生七个,从周一到周日,老婆问:“那生第八个怎么办?”老公说:“第八个就夏周一(下周一)啊!”

【尴尬】

早上打车,到目的地发现没带钱包!还好,身上正好带了两包烟,我尴尬地拿出一包中华当车钱,师傅接过烟说:“这么好的烟啊!”我

准备下车时师傅忽然叫住我,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红河递给我,淡定地说:“找零……”

【功夫】

外国留学生问国内同学:“在你们中国人心中,练武功比其他事情重要吗?”
“没啊,怎么啦?”
“怎么我每次约女孩吃饭,她都会回答‘等有功夫了再去’呢?”

